

## 偽造列子者之一證

陳文波

列子一書，唐柳子厚已懷疑其偽。觀列子目錄，漢劉向之序言，列子乃向所彙纂，而字書錯誤，向已言其“書多外書，少章亂布，在諸篇中，或字誤以盡爲進；以賢爲<sup>三</sup>”；則劉向校讎時，當有一番審定，故有“皆以殺青，書可繕寫<sup>四</sup>”，之語。又謂：穆王湯問二篇，迂誕恢詭，非君子之語；力命篇一推分命，楊朱篇唯貴放逸；二義乖背，不似一家之書<sup>五</sup>。則列子非出一家之手，可知。而首篇天瑞即曰：“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，人無識者”乃稱“子<sup>六</sup>”。考古書之稱子某者，如墨子之稱子墨子，論語之稱子曰：“多半爲門弟子或後人所纂述。列子恐亦如是，非列禦寇所自著也明矣。

唐柳子厚辯列子曰：

“劉向古稱博極羣書，然其錄列子，獨曰：鄭穆公時人。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。列子書言鄭圃，皆云：子產鄆析，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？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，楚悼王四年，圍鄭。鄭經其相驅子陽，正與列子同時。是歲，……魯穆公十年。不知向言魯穆公時，遂誤爲鄭耶？……然其言，亦多增竄，乖其實<sup>七</sup>”。

此柳子厚懷疑列子之點，可分爲二：一，爲列子之時；二，爲列子之書。

(一)列子之時：柳子厚推爲與魯穆公同時。劉向以爲

一，唐柳子厚集有辯列子篇。

二，列子目錄，第一，二，頁所述，浙江書局據明世德堂本校刻，清光緒二年出版（一八七六）。

三，四，五，列子目錄叙言第一頁（下）。

六，列子，天瑞篇，第一頁（上）。

七，唐柳河東集，第三冊，議辯類，第八頁（下），第十頁（上），辯列子，明橋李蔣之翹輯注，柳州楊廷理，重刊。

鄭穆公則非是。然姚際恆古今僞書考謂：“書中孔穿魏牟在魯穆公後，”則列子與魯穆公同時，又不盡然。列禦寇之爲人，太史公未爲之立傳。而莊子天下篇，叙墨翟，禽滑釐，慎到，田駢，闕尹之徒，以及於周。而列禦寇獨不在其列。高似孫曰：“太史公不傳列子，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，遷猶疑之，所謂列禦寇之說，獨見於寓言耳。……豈禦寇者，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與？”<sup>九</sup>列子黃帝篇言“列子問闕尹。”<sup>一〇</sup>張謐注，指爲令尹喜。喜大概與老聃同時，當在周簡王靈王時。然則列子之年，與魯穆公又相去遠甚。據此推論，則列禦寇有無其人，尙屬疑問？進一步研究，如是不可稽考之人；與如是雜亂之書；恐非盡出於博極群書劉向所彙纂。

(二)列子之書：列子，劉向校定凡八篇。漢志因之。列子在漢景帝之世，大行於世；及後遺落，散在民間。劉向已謂：“未有傳者”<sup>一一</sup>。可見列子在孝景之世，篇目究幾篇？是否與劉向所彙集者同？如其不同，則劉向所考訂者，是否列子之言？今文家者咸疑古籍多經劉氏父子改竄，即史記亦刪改增減其文字，使讀者不能辨其真贋；<sup>一二</sup>以此疑劉氏之增減列子，固亦爲理想中推論之事。然其言西方聖人“姚際恆謂：“直指佛氏，殆屬明帝後人所附益無疑。佛氏無論戰國未有，即劉向時，又寧有耶？則向之序，安知不爲其所託而傳乎”<sup>一四</sup>？清龔自珍亦曰：“列子知西方有聖人矣。其曰以耳視以目聽；曰視聽不以耳目，於聖人——佛——六根互用

八，姚際恆古今僞書考卷下，第三六頁(下)。

九，姚際恆古今僞書考，卷下，第三七頁(上)，蘇州嘉魚坊西文學山房版。

一〇，列子第二卷，第四頁(下)。

一一，一二，列子目錄，第一頁，二頁(上)(下)。

一三，康有爲新學僞經考；崔適史記探源，證明竄亂之跡甚多。

一四，姚際恆古今僞書考，卷下，第三七頁(下)。

之法，六識之相，庶近似之<sup>一五</sup>”。足見列子至少有一部分，爲漢以後人所竄入者。

按列子自漢劉向輯纂之後，經東晉永嘉之亂，列子之書，復彙纂於張湛，劉正輿，傅穎根之手<sup>一六</sup>。張湛謂其“先君所集錄，後經離亂，復又散佚<sup>一七</sup>”。當時彙纂列子之來源如下：

1. 傅穎根所保存，僅楊朱，說符，目錄……………三卷。
2. 劉正輿復在其家，得……………四卷。
3. 尋從王輔嗣女壻趙季子家，得……………六卷。

據張湛列子序言，“列子原爲八篇，及後彙集，并目錄共十三卷”。古人所謂卷，往往指爲篇；然則比原來列子多數卷——篇——矣。或者，當時張湛輩所彙集者，甚雜且富，因而刪削以符原文八篇之數，亦未可知也。

書中稱引老子之言，則曰：“黃帝”；引陰陽夢寐之解，則出于靈樞；而孔子觀於呂梁，劉向說苑亦同載其文；又如“擊石拊石，百獸率舞”，鈔舜典之句；——古文尙書，無舜典，閻百詩古文尙書疏證已詳言。——此外雜錄莊子凡十七章。張湛謂：“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，大歸同於老莊；屬辭引類，與莊子相似。莊子，慎到，韓非，尸子，淮南子，玄宗旨歸，多稱其言”。不知實列子錄莊子，而張故引諸子以尊其文，而蒙蔽後人之目，如何其可？

蓋魏晉而後，佛學已蔚然大國；而黃老之學，亦浸淫並佛而合爲一流。吾國哲學思想，丁此時，實開一新方向。而列子篇中思想之玄，與夫縱性縱慾之言；頗似魏晉時之出產品。

何以證明之？第一：如認列子，爲戰國以前作品，何以莊子

一五，清龔定菴集，補編，第三卷，第一九頁(上)最錄列子，清光緒丁酉年，(一八九七)萬本書堂精校刊。

一六，一七，列子，第一冊，第一頁，(上)(下)，晉張湛列子序。清光緒丁酉年出版(一八九七)。

天下篇，對於此一大哲學家，獨缺而不列？——莊子逍遙遊雖有“列子御風而行”之文，然不詳其爲人。——退一步論，韓非子之顯學，詳論儒墨；而淮南子之要略，言諸子所由來；皆未提及列子。第二：太史公創史，關於古代學術思想之變遷，多立傳，或世家以張其緒，獨於列子不傳何也？第三：即認爲劉向所彙纂；而漢志亦載列子八篇。何以書中周穆王一篇，溶合晉太康二年，汲冢所出之穆天子傳而成？

周穆王篇，大半摭取穆天子傳；其餘亦采靈樞。穆天子傳凡六篇，周穆王篇乃融會六篇之事而成，特未載盛姬之死耳。——盛姬周穆王美人。——穆天子傳雜記之事甚多，而每事之上，多冠干支以記其時。周穆王則專取穆王遠游，及與西王母會晤之事實，加“化人”一段冠篇首，以圓其說。茲就列子周穆王篇，鈔襲穆天子傳之處，引證如下，然後可以推論其僞。

段數	一八 列子周穆王	一九 穆天子傳	卷數
一	肆意遠游，命駕八駿之馳， 右服講馴，而左自縻。主車，造 赤驪，而左自縻。主車，造 父爲御， <u>巨蒐</u> 爲右，次車之左 乘，右服， <u>渠黃</u> ，而左山子栢 騶，盜騶，而右山子栢天。 主車參百爲御， <u>無疾</u> 爲右， 驅馳千里，至於 <u>巨蒐</u> 氏之 圃。 <u>巨蒐</u> 氏乃獻白鵠之 血，以飲王；具牛馬之醬，洗 王之足，及二乘之人。	癸酉，天子命駕八駿之乘， 右服講馴，而左自縻。天子 右服， <u>渠黃</u> ，而左自縻。天子 主車，造父爲御， <u>陶商</u> 爲右； 次車之乘，右服， <u>渠黃</u> ，而左 山子栢騶，而右山子栢天。 主車參百爲御， <u>無疾</u> 爲右。 天子乃送東南翔 爲右。天子乃送東南翔 行，驅馳千里。至于 <u>巨蒐</u> 之 人。 <u>無疾</u> 乃獻白鵠之血， 以飲天子；因具牛羊之醬， 以洗天子之足，及二乘之 人。	卷四
二	已飲而行，遂宿於 <u>崑崙</u> 之 阿，赤水之陽；別日升 <u>崑崙</u> 之丘，以觀 <u>黃帝</u> 之宮，而封 之以詒後世。	天子已飲而行，遂宿於 <u>崑崙</u> 之阿，赤水之陽。…… 辛酉，天子升于 <u>崑崙</u> 之丘 以觀 <u>黃帝</u> 之宮，而封口隆 之，以詒後世。	卷二
三	遂賓于西王母，賜于 <u>瑤池</u> 之上。西王母爲王謠。 王和之，其辭哀焉。	天子賓于西王母。…… 乙丑，天子觴西王母于 <u>瑤池</u> 之上。西王母爲天子 謠曰：……天子答之曰：……	卷三
四	王乃歎曰：於乎！予一人 不盈于德，而諧于樂，後世 其追數吾過乎！	天子曰：“於乎！予一人 不盈于德，而辨于樂，後世 亦追數吾過乎！”	卷一

上表比較，可以得其鈔襲穆天子傳之跡。但其異點，區別甚小。

第一段：穆天子傳，除馬名文字疏寫不同外，有“癸酉天子”“送東南翔行”，“巨蒐之人”，“牛羊”，“無疾”，與列子周穆王稍異。

一八，列子第三卷，第三頁(上)(下)，第四頁(上)。

一九，清光緒元年，(一八七五)湖北崇文書局刊子書百家本，穆天子傳，凡六卷。

第二段 穆天子傳“已飲”前加“天子”字，升昆侖加“辛酉天子”字，而末句則多“口隆……葬”三字，“論”字則爲“詔”。

第三段 穆天子傳多“天子”，“乙丑天子”；及西王母之謠，穆王答辭。而列子周穆王則統而言之曰：“其辭哀焉”。

第四段：穆天子傳爲“天子曰”，稍異。

觀乎此，可知列子有一部分已鈔汲冢之穆天子傳矣。穆天子傳，出自汲冢。——晉書束皙傳“太康二年，汲郡人，不準，盜發魏襄王墓，或言魏安釐王家，得竹書數十車，皆漆書科斗字。武帝以其書付秘閣，校綴次第，以今文寫之”<sup>二〇</sup>。——其中有七十五篇，今世所傳之穆天子傳亦其一也。“其事本左傳“穆王欲肆其心，周行天下，將皆有車轍馬跡”，及史記秦紀“造父爲穆王得驥，溫驪驪，騶，騶耳，之駟，西巡狩，樂而忘歸之說，以爲之，多用山海經語，體制亦似起居注——起居注始明德馬皇后——故知爲漢後人作”<sup>二一</sup>。此書之不真，後世已多疑議，謂非汲冢之舊。則列子周穆王之爲晉人所雜纂彰彰矣。

列子之大宗來源爲莊子，所鈔亦最多。莊子，秦以前書，摭取其文，固不必詳證。最可怪者，書中又有與漢以後之書文字相同者：

#### 甲、與史記管晏傳相同者：

a. “管仲曰：吾始困時，嘗與鮑叔賈，分財利多自與，鮑叔不以我爲貧，知我貧也；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，鮑叔不以我愚，知時有利有不利也；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，鮑叔不以我爲不肖，知我不遭時也；吾嘗三戰三走，鮑叔不以我爲怯，知我有老母也；公子糾敗，召忽死之，吾幽囚受辱

二〇，晉書第五一卷，束皙傳第二四頁(下)，至二五頁(下)，清乾隆四年，(一七三九)校刊版。

二一，姚際恒古今僞書考卷下，穆天子傳第一三頁(下)，至一四頁(上)。

鮑叔不以我爲無恥，知我不羞小節，而恥功名之不顯于天下也；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鮑叔也。”——史記管晏列傳，第一頁（下），同文書局版，清光緒一〇年印。

b. “管仲嘗歎曰：吾少窮困時，嘗與鮑叔賈，分財多自與，鮑叔不以我爲貪，知我貧也；吾嘗爲鮑叔謀事，而大窮困，鮑叔不以我爲愚，知時有利有不利也；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，鮑叔不以我爲不肖，知我不遭時也；吾嘗三戰三北，鮑叔不以我爲怯，知我有老母也；公子糾敗，召忽死之，吾幽囚受辱，鮑叔不以我爲無恥，知我不羞小節，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；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鮑叔也。”——列子力命篇，第四頁（下）。

### 乙。與靈樞經文字相同者

a. “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；陽氣壯則夢大火而燔灼；陰陽俱壯則夢生殺；甚飽則夢興；甚飢則夢取。是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；以沈寘爲疾者則夢溺；藉帶而寢，則夢蛇；飛鳥銜髮則夢飛；將陰夢火；將疾夢食；飲酒者憂；歌僂者哭；——列子周穆王篇，第六頁（上）。

b. 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；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灼；陰陽俱盛則夢相殺；上盛則夢飛；下盛則夢墮；甚飢則夢取；甚飽則夢予；肝氣盛則夢怒；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；心氣盛則夢善笑恐畏；脾氣盛則夢歌樂；身體重不舉；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。——靈樞經

按以上兩段，史記，則全錄原文；靈樞則字句小異。靈樞，漢志未錄其名。唐王暕注黃帝素問，暕以漢志有內經十八卷，乃以素問九卷，——隋志始有黃帝素問九卷。——靈樞九卷，當內經十八卷。而靈樞乃內經倉公論之一部分。——“晁子止曰：好事者于皇甫謐所集內經倉公論中抄出之”。則靈樞之出世，當在皇甫謐時。謐晉人。列子之鈔靈樞，即晉人鈔晉人。此實一勦襲最便利，而又最可笑之事！

吾國古代學者，一種最通行之惡習慣，即假冒古董或以古

二二，靈樞經，第四冊，第五卷，第三五頁，淫邪發夢第四三頁（上）（下），浙江書局本，清光緒庚寅年出版（一八九〇）

人爲招牌。如許行而言神農；墨子而述大禹；孔孟而主述堯舜；即無謂之王通，亦模仿論語而作文中子。此以古人作招牌者也。又如尚書，漢伏生所傳今文本無舜典。及東晉以後，出大禹謨以下二十五篇；至齊有姚方興者，又割堯典爲二，而舜典成矣。舜時十二州之名，本不可考。後世學者，竟根據漢儒釋經之爾雅；不合先王之制之周官；於是外加幽并營三名，而十二州之名備矣。此假造古董者也。

尤可笑者，如“蘇秦答燕易王稱：有婦人將殺其夫，令妾進其藥酒。妾佯僵而覆之。此戰國時游說者之寓言，乃劉向著列女傳竟爲女立傳。”<sup>二三</sup>又如，孟子曰：“孔子登東山而小魯；登太山而小天下；故觀於海者難爲水；遊於聖人之門者，難爲言。”<sup>二四</sup>孟子引孔子所謂登東山，太山，寓言也；比喻也。而今太山之頂，竟立有“孔子小天下處”之石碣。此又假造古董之尤可鄙者也。

以此例推之，列子恐亦假古董之一種出產品也。言其書，則淪亂鈔襲；考其人，則虛無荒渺；因此，晉人或有見於莊子之寓言，於是雜奏羣書，以成列子；以唱其學；而爲當時學者之招牌，如神農軒轅風后力牧之屬；黃帝素女之問；安見列子不爲後人所依託耶？

而宋葉大慶之考古質疑曰：“列子之書，大要與莊子同，不可以其寓言爲實也”<sup>二五</sup>。一面對於列子之時代，及其爲人，亦發生以下數種之疑問：1. 楊朱篇，“孔子伐木於宋，圍於陳蔡”，列子穆公時人，必不及知陳蔡之事；2. 况其載魏文侯子夏之問答，則又後於孔子；3. 黃帝篇，載宋康王之事仲尼篇載公孫

二三，鶡冠叢書，第二五六卷崖純 考古續說卷下，第一二頁(上)。

二四，孟子卷七，盡心篇，第九頁(下)，南京李光明叢書版。

二五，宋葉大慶 考古質疑，第三卷，第八頁上，武英殿 聚珍版叢書。



龍之言；是皆戰國時事，上距鄭穆公已三百年矣。<sup>二六</sup>而葉氏之結論，以爲列子與鄭繡公同時，——與唐柳子厚說同。——而一部分爲後人所增。

葉氏懷疑列子之爲人，而未敢言列子之無其人；懷疑列子之書，根據張湛之注仲尼篇公孫龍事，“爲後人所增益”，<sup>二七</sup>而未言爲何時人所增。然而細觀張湛注之原文，既曰：“恐後人所增益”，何必又曲爲之解曰：“苟於統例無所乖錯，而足有所明，亦奚傷乎？諸如此，皆存而不除”<sup>二八</sup>。足見當時已有竄亂，是以後人對於劉向列子目錄之序文，亦以爲僞；而其總攻擊，大都趨向於晉人之假造。而張湛輩之輯纂，於是又爲假造者之一種嫌疑犯矣。

二六，考古質疑，第三冊，第九，十頁。

二七，二八，列子仲尼篇第十二頁下張湛注曰：“公子卒公孫龍似在列子後，而今編之，恐後人所增益，以附書終；苟於統例無所乖錯，而足有所明，亦奚傷乎？諸如此，皆存而不除”。